

行走烟台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新闻热线:18653588630
投稿邮箱:qlwbmxs@vip.163.com
投稿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264003

诗情画意

忆登昆崙山

刘存良

还没进山
就领略了山的灵秀
两边的石头
有骆驼 有马 有大象
还有小鸟在啾啾

泉水咕咚 叮咚
那是山的吟哦之声
告诉行人 告诉天空
他那多彩多姿的人生

清澈的水
清澈的风
清澈的花鸟乱了眼睛

鸟儿在翻飞
在林间歌唱
她唱出自由和快乐
大山听了神清气爽

那雷鸣般的瀑布
是大山发出的声响
那两三丈宽的白纱
就是他宽大的胸膛
一去二三里的甘泉水
是他的激情在流淌

鞠一捧水
甘甜沁入心脾
倒掉花钱买来的饮品
这 才是真正的矿泉水

喝着水 一路迤迳向前
看人文 观自然
林木肃肃
泉水潺潺

一条曲曲环环的小路
它是大山的肋骨
我们一边数着 一边迈步

野花 老树
小桥 石路
慢慢走 一步一个脚印
一直走到大山深处

肺在颤 脚在抖
这样的路好像没有尽头
人生就是这样跋涉吧
意志决定我们能走多久

这地方有眼泉有歇步亭
你可以走也可以停
回首望来时路
不甘心就这样停住脚步
上面有蓝天 白云 还有苍松
前进的路两旁才有风景

终于看见了山顶
手儿抚摸着青松
耳旁吹着徐徐的风
虽然有雾 一切都看不清
但我心从容沉静
一切都在脚下
光明就在头顶

讲述城事

毓璜顶山峦变迁

李树超



烟台属于典型的沿海丘陵地貌,具有很独特的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地理布局;现在的城市规模扩大了,但失去的也许是青山绿水,毓璜顶山岭的变迁其实就是历史的见证,更是烟台市区扩展的开端。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时候,现在的毓璜顶一代一直到南山公园是无路可通的,当时山坡两侧那是郁郁葱葱、生机盎然,槐树绿荫之中零星点坠着几处民宅;春天来临的时节,鸟语花香,片片黄花、迎春花,姹紫嫣红,蔚为壮观,野趣妙然;所谓古诗所言: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就这意境有几分相似。

当时的人们要想穿过这座小山只有徒步而行,一条山路沿山坡蜿蜒曲折,高高低低地从山下延伸向山端,再从林荫中肠回迂转地走下来。站在小山高处,阵阵凉风扑面而来,感觉就是两个字:清新!向北望去,芝罘湾码头历历在目。条条帆船待命港中,远处的老爷山、崆峒山隐隐约约,显示着北方小渔港的独特风貌!时代总是要发生变迁,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很快这种宁静安详就被政治、经济等因素给改变了。起初的变化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一时间山上架起了高音喇叭,革命红歌嘹亮亢奋!几乎一夜之间,山上修起了大寨式的梯田,山顶修起了蓄水池,绿林成了耕地;这个时期景色不同,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境界变化更是根深蒂固了。

以后的几年,山上的小路被不断加宽修整加固,大雨的季节也看不到泥石流的影响了,这给途经这里往来通伸-大海阳-西南村-上亦一带的人们提供了很大便利;以后自行车开始大量普及,山路被不断修改,那时候的人们已经可以推着车子过山了,虽然坡度比较陡峭一些。

之后,位于毓璜顶南部的市政府(地委)驻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以后又建起了政府招待所(毓璜顶宾馆),开山辟路已经十分必要了;据说由于防空工事的原因开山深度受到了影响,虽然历经几次改建,但毓璜顶的坡度始终还是没有天堑变通途;但是不管怎样,毓

璜顶山岗的不断变迁其实就是烟台市区向南拓展的序曲。

七十年代初,市府礼堂建成使用,那天晚上,在政府工作的老邻居送来几张演出票,表演的是越南歌舞团的专场,演出很精彩。越南妇女的山歌劲舞给烟台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那些头发上别着一把象牙梳的长发姑娘真是楚楚动人,令很多老烟台至今记忆犹新!

1980年冬天中央电视台转播了审判四人帮的现场,法官一口浓重的招远乡音!大家看这次审判的地点就是翻过毓璜顶山坡来到市政府对面的原经委办公楼一楼观看的,当时可谓人满为患了。

现在的毓璜顶小山包几乎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人来人往的烟台二中的学生和往来毓璜顶医院南北的市民;留下一点记忆的只有那一点还不平坦的小坡了,也许这就是历史留下的遗迹吧。

正是:阵阵寒风四十载,峥嵘岁月头不回;山色已改旧容貌,海天依旧迎朝晖。

流光碎影

千年老井

矫守功



家乡村中心有眼老井,据说是祖辈建村时挖砌的,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老井的水特凉,喝起来甘甜、清爽、味纯。特别是炎热的夏天,喝一口凉到脚后跟,周身痛快。不需做广告,全村人都来喝。

俗话说一方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骄傲的地方。就说老井吧,它给予的不仅仅是生活上的甘泉,还能为人们治旱灾。每当干旱袭来,庄稼枯萎时,村里人更会掏井求雨。说来也怪,每次掏井之后都有一场大雨降落。村人自豪地说,这井有灵气,要一百多户的小山村,竟出了十几位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大的省部级,他们都是喝着这井水长大的!

村里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掏井,不需下通知,人人都会参与,且全是义务劳动。如果谁家有事,应提前打招呼。否则,吃水时心里会内疚,或在村人面前没面子。掏井时,几个强壮劳力站在井沿上,用水桶不停地往上提水,其他人干些辅助活儿。这拨人干累了再换下一拨,不停地轮换,直到把井水提干,这是第一步。紧接着就是清理井底沙土和杂物。比如掉进井里的水桶、绳子、钢笔等。此时不可怠慢,应争分夺秒。否则泉水溢出来井底无法清理。后来村里有了抽水机,此后掏井就便利多了,开开机器抽上半个点儿,井底就朝了天,比起人工提水省事多了。

井里有条大拇指粗、一米长的鳝鱼,全身米黄色,脊背布有黑点。不知是自然生长还是他人放养,每次掏井都能把它打捞上来,放在事先准备好的大盆里,掏完之后再送回井里,谁都不许伤害它。因为鳝鱼在井里益处多多。一是能疏通泉眼,不管天气如何干旱,井水始终不见下降。二是它在水中吸吃杂物,井水干净。三是有鳝鱼的井,长年不用,井水不臭。

为了搞好饮水卫生,避免脏物刮入井中,或保证孩子们的人身安全,上世纪70年代村里出资在井周边砌了一道围墙,地面用水泥抹成,只留有一个进出口,使老井既卫生又安全。80年代初,农村兴起了手压机井,几年的时光,家家户户都实现了用水不出院。后来村里引用老井的水脉,统一安上了自来水,足不出门,就能享用到甘甜的泉水。这些年老井似乎派不上了用场,但人们没有毁坏它,至今仍像古迹一样保护着,它是古老山村的历史。

往昔记忆

那年飞蛤多到硌脚

孙宝庆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某年7月的一个周日,同院邻居郭军约我去洗海澡。

一路上俺俩盯着炎炎烈日猛蹬快骑到海边。换了衣服扑通一声跳进大海,又是蝶泳又是蛙泳。突然,“啊呀,这里有飞蛤”的惊呼传来,循声望去,只见一位细高挑男子一手抹着脸上的海水,另一只手擎着两个飞蛤。周围几个小伙围上来急问:“在哪摸的?”“就在我脚下。”高个男子说。

小伙子们听后,立即扎猛子摸起来,随后又露出脑袋,手握着手兴奋地叫着:“这里的飞蛤真厚,一伸手就一大把。”看到这个情景,我和郭军也扎猛子摸起来。

海水浴场出了飞蛤,一传十十传百,飞快地传遍了海边的家家户户,赶蛤的热潮迅疾兴起。从此,每天退潮,人们就像赶庙会一样到海水浴场赶飞蛤。起初还用手摸,后来干脆用捞饺子的笊篱捞,后来有人又带着铁

锹和筛子,靠这种方法赶一次海能挖20斤飞蛤。

真是越赶越会赶,越赶越有经验。后来不知是哪位行家手仿照捞草的耙子,用细铁棍、铁丝网,经过焊接制成铁耙,并安装了一根长木杆。这算是当年最先进且得心应手的赶飞蛤工具了。

使用铁耙拉飞蛤,就是把铁耙放海里,双手握紧木把,仰脸朝上,两脚一蹬倒着走。倒行三四十米,再提起铁耙在海里晃动,泥沙漏掉,耙里剩下的全是飞蛤。拉一耙少则二三斤,多则四五斤。外地人看到这么多烟台人在大海里仰头倒着走,不无疑惑地问:“这么多人怎么在海里退着走?”这正是当年烟台大海里独特的风景。

使用铁耙拉蛤,可谓事半功倍。等到潮水悄然涨上来,大家陆续上岸后,你看吧,篮子、篓子、竹筐、编织袋、搪瓷盆,几乎都是满满当当。

对从海水浴场绵延到烟大海滩里的飞蛤厚得硌



脚,老辈人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稀奇事。

7月到9月的飞蛤潮中,市民赶的飞蛤自己吃、送亲友,再剩下的拿到市场卖。一时间,小市上的飞蛤摊摆得溜儿,一斤才卖五六分钱。实在卖不了的,就扒出肉来晒成肉干。

飞蛤味道鲜美,美中不足的是肉中含沙。为去除沙子,有人用海水缓,但缓不干净。不知经过多少人的摸索试验,最终求到在海水里放点啤酒,用这种方法来缓细沙效果明显,此法至今仍被广泛使用。